

神警传奇

东方明 关捷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书 名：神警传奇

作 者：东方明 关捷

出 版 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年1月

ISBN：7-208-04865-7/I247.53

定价：30.50元

目次

第一章	第 一 章
第二章	第 二 章
第三章	第 三 章
第四章	第 四 章
第五章	第 五 章
第六章	第 六 章
第七章	第 七 章
第八章	第 八 章
第九章	第 九 章
第十章	第 十 章
第十一章	第 十 一 章
第十二章	第 十 二 章
第十三章	第 十 三 章
第十四章	第 十 四 章



第一章

年仅4岁的李小咪望着贺龙、刘伯承,不假思索地回答:“抓坏蛋!”……乘警欣然跟对方握手,亲热地摇晃了两下,一副手铐已经扣在对方手腕上!……铁道部公安局作出决定:抽调全国八大反扒高手,会战陇海线!……

1

这是改革开放以后铁路治安史上有记载的首起涉外刑事案件——

上午8点41分,194次直快列车号笛长鸣,缓缓驶离上海站。列车开出上海城区后,渐渐加速,一路风驰电掣,于10点36分驶抵江南古城嘉兴;停车7分钟后,继续前行,于中午12点10分抵达天下闻名的“人间天堂”杭州。

杭州是个大站,194次列车将在这里停靠20分钟。有数以百计的旅客在这里下车,同时又有更多数量的旅客上车,搭乘这趟列车前往浙西诸地、江西、湖南、贵州、四川。194次列车就像一座移动的桥梁,在上海、杭州、南昌、长沙、贵阳、重庆这6座大城市之间来回穿梭,送运客货。



在杭州车站上来的旅客中，有一对引人注目的年轻夫妇。这是一对由两个不同国籍的男女组合而成的爱情伴侣：男的32岁，身高架大，金发碧眼，鹰钩鼻子，他是一位德国富商的儿子，自己在科隆开着一家建筑设计公司；女的小巧玲珑，眉清目秀，细皮白肤，典型一个江南美人，她是浙江宁波人，去德国探访亲友时结识了这位富商之子，双方坠入爱河，于两年前结婚。这次，这对夫妇去香港办事后，特地回浙江探亲，然后搭乘194次列车前往长沙转赴湘西旅游，再经广州出境回德国。

这对夫妇绝对没有想到，厄运此刻已经无情地降临到他们头上来了。两人是从11号、12号车厢交界处的11号车厢门验票登车的，上车后就进入了11号车厢，那是这趟车上惟一的一个软卧车厢。两人进包厢后，把所携带的一件件行李放置好。这时，列车长鸣一声，缓缓启动，离开了杭州站。

这时，列车员拎着开水壶过来了，她站在包厢门口，被眼前这个德国男子身上所散发出一股香水味弄了个激灵，略一停顿才开口问是否需要泡茶。德国丈夫转脸望着娇妻，刚要开口问要喝咖啡还是中国茶时，那位娇艳的江南美女突然脸色倏变，轻声惊叫：“哎！糟糕！……”

德国丈夫一惊，用莫名其妙的眼光看着妻子，用德语问道：“亲爱的，发生了什么事情？”

“奥托先生，您看……”中国妻子也改用德语，指着对方放在床铺上的那个精致的褐色皮包，“您看！”

奥托的目光从妻子脸上转往皮包，只一看，浑身便是



一颤：皮包的底部已经划开了一道大约五六厘米长的口子！奥托那原本红润的脸在一瞬间突然不可思议地变得一片青白，随即又转成灰白。他来不及说什么，马上抓过皮包，飞快地扯开拉链，也不在意门口还站着个列车员，伸手往里略一掏摸，接着便把皮包来了个兜底倒。核查结果立刻出来了，奥托像是一个突然漏了气的橡皮玩具似的，整个人一下子变软了，接着一个马失前蹄，斜斜地瘫坐在铺位上，嘴里嘀咕出一串不甚连贯的德语，估计是属于“语无伦次”一类的沮丧话语。

跟着，中国妻子也随即作出了反应，她像是不相信已经遭受了失窃不幸似的重新把倾倒在床铺上的东西翻腾了一番，然后拿起丈夫的那个皮包，察看着底部的那道划开的刀口，恨得咬牙切齿，眼泪一滴一滴地顺着脸颊往下淌。

这时，那个列车员开腔了，声音里透着同情：“是钱包被偷了？”

“不是钱包，是比钱包还重要许多倍的……”中国妻子突然醒悟过来，改口道，“你们列车长呢？小姐，麻烦你去把列车长请来。”

列车员答应一声，返身便走。只片刻工夫，她就去而复归，不但请来了列车长，还来了一个乘警。

列车长是一个四十来岁的英俊男子，身高将近 1.80 米，一双眼睛炯炯有神，脸上挂着一团和气，一看就知道是一个脾气和顺而又乐于助人的人。跟列车长相比，他身后跟着的那个年龄比他小些的乘警的外形就不怎么样了：身高不过 1.65 米，微胖，一张使人看过后不大可能留



下印象的平常的脸。这样两个人站在一起,人们往往都会对列车长产生较多的信任。因此,失主的中国妻子把原本应对乘警所说的失窃情况转向列车长陈述了一遍。

倒是那位德国丈夫可能知道警察在破案中的分量,或者是出于一种西方人的礼貌,觉得妻子像是冷落了这位警察先生,于是跟那乘警握手,说着生硬的汉语:“您好,警察先生!”

乘警点点头:“您好!”他眼睛朝那位娇美的女性扫了扫,问道,“小姐,您先生会说汉语吗?”

“他能听一些,不过说不好的。你有什么话需要问的,就问我好了,我都知道的。”

这时,列车长开口了:“这件事,你们对我们的乘警同志说好了,他会作出处理的。如果是在我们这趟车上失窃的,那还是有希望找回来的。”

“谢谢!”

矮矮胖胖的乘警开口问道:“你们还没说过失窃的是什么东西,我只听说不是钱包,但好像比钱包还重要。不知究竟是一件什么样的东西?”

德国丈夫像是听懂了这番话语,连连点头:“对对对!那是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东西……”他还要往下说,但所掌握的汉语实在有限,于是不由自主地说起了德语,听得对方两位一头雾水,面面相觑。

中国妻子察觉了这一点,但可能是出于对丈夫的尊重,没有阻止,直到丈夫停顿下来想喘一口气后再接着陈述时,她才用德语提醒了。于是,那德国佬便连忙表示歉意,然后再也不开口了,把发言权全盘交给了妻子。妻子



简略地介绍了所失窃物品的情况：

二十年前，老奥托也就是她的公公，在跟一位英国商人合作的经商活动中赚得了一大笔利润。两人在分割这笔利润时，对方提出了一个方案，将他在香港的一家银行所委托保管的一些珠宝折价作为应该分给老奥托的利润转到老奥托的名下。老奥托同意了这一方案，双方于是去了香港，请珠宝专家鉴定无误后，就办理了有关手续。老奥托当时因为要去台湾考察合作项目，担心安全问题，就把有关凭证送往香港的另一家银行委托代为保管了。

这一保管，就是二十年，期间老奥托从未去过香港，也就一直没有把委托凭证从银行取出来。这次，老奥托患病住进了医院，医生说情势不容乐观，于是老奥托就派儿子去香港走一趟，把那份凭证从银行取出来。

奥托带着妻子去了香港，凭着父亲的亲笔委托书，顺利地取出了那份凭证；又请了当初参与鉴定的一位珠宝专家去了那家保管珠宝的银行，点检了所保管的珠宝。据那位专家说，这些珠宝现在的价格已经比二十年前上涨了数倍，因此，那些珠宝如果变卖掉的话，肯定是一笔不小的款项了（究竟值多少，失主在陈述时没有具体说明）。至此，奥托已经顺利地完成了父亲所交办的差使，于是立刻往德国打了电话，向父亲报告了情况。老奥托听了自是高兴，叮嘱儿子务必要把那份凭证万无一失地带回德国。奥托对此自无二话，在国际长途中反复向父亲作了保证。

奥托为了确保稳妥，就把那份凭证随身携带着，随时看得见，摸得着。哪知不曾料想到的事情还是发生了，现



在皮包被人割开,什么东西都没少,就独独失窃了这份凭证!这样,奥托返回德国后就无法向父亲交代此事,也许老头就会因此而大发雷霆,导致提前离开这个世界。即使父亲那里不因此而发生恶果,没了这份凭证,也就失去了以后去香港银行取那些保管的珠宝的资格,这也就等于失去了那些珠宝!

奥托夫人说到这里,已是泪流满面。列车长一边听,一边觉得自己的一颗心渐渐加快了跳动速度,最后像是要蹦出喉咙口似的。那乘警倒是一副稳得住的样子,神情依旧,听完后稍一沉思,问道:“问一下你的先生,他还记得最后一次发现那皮包完整的时间吗?”

奥托夫人迅速擦去了脸上的泪水,转脸向丈夫吐出了一串德语。奥托一边回忆,一边慢慢地、一字一顿地用德语作了回答。奥托夫人于是告诉乘警:奥托先生说他在检票进站的前后,一直是把皮包挂在胸前的,由于双手都提着行李,那皮包也就等于被挟在胸口前,后来到了车厢门口,是夫人先上车的,他在下面把东西一件件递上去,这样皮包挂在胸前就显得碍事了,于是就移向身后,移动时他记得没有被割开,还是完整的。

奥托夫人翻译完后,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所以,警察先生,看来皮包是在上车后才割开的。”

乘警还是一脸平静地望着她,但是眼光中似乎有一个不大的问号。后者读懂了这层意思,有点不好意思地说:“因为我在想,我的先生在给我递行李时,人是一动一动的,小偷没有法子下手的;况且,当时我在前面,面对面的,也没看见有人割他的包呀!”



乘警点头,又问:“你们所说的凭证是怎么个样子?”

“那是由两部分组成的:一块上面镌刻着英文的钢牌,制作得非常精致的;还有就是一张由银行代表和委托人亲笔签名的文件,也是英文的,不过我公公的名字是用德文签的。这两件凭证,是装在一个这样大小的——”奥托夫人用手比划了一个眼镜盒大小的形状,“——象牙盒子里的,这个盒子本身就是一件精美的工艺品,它的表面刻着珠宝图案,上面有密码锁的。”

乘警边听边点头,临末问了一句:“在你们进站和上车后到这里的过程中,是否有人接触过你的先生?”

奥托夫人用德语问了问奥托,后者连连摇头。

乘警看看手表,说:“好吧,你们先别着急,我这就去各个车厢看看,有什么情况,随时跟你们联系。”

乘警说着,朝列车长点点头,便往12号车厢那里走去。他走得很慢,一边走,头脑里一边在进行着紧张的分析——

从失主所陈述的情况来看,失窃多半是在上车后发生的,这就是说,作案者目前还在这趟列车上;而赃物是带着密码锁的,一时肯定无法打开,因此应该是还在作案者那里的。现在的事情就是在这趟车上把作案者找出来,追回赃物。

现在,作者和读者作为局外人在叙述和阅读这段真实故事时,可能一时没有意识到乘警面临着的困难。这件事听似容易,其实是非常难办的:194次列车当时所载运的旅客不少于1000名,扒手脸上又没有刻着字写着招牌,上哪节车厢找去?况且,扒手扒得这个不同寻常的一



时又无法打开的象牙盒子后,十有八九要受盒子表面所镌刻着的珠宝图案所误导,会认为盒内必定盛放着价值不菲的珠宝,因此,一颗贼心必定被撩拨得其痒难熬,所以,肯定会在前一车站下车,溜之大吉,找一个合适的地方去开启这个“宝盒”。前一站是诸暨,14点17分到达。此时是12点45分,还有大约一个半小时时间留给这位乘警,他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找到扒手,追回赃物吗?

这位乘警当时是怎么想的?谁也不知道。但他肯定想到这趟列车在2点17分要在诸暨站停靠的,所以,他必须在这一个半小时里找出扒手。乘警如何动作?他先去宿营车厢换下了身上的警服,穿上了一身便衣,顺手拿了一个黄挎包挂在肩上。这样,呈现在旅客面前的就是一个在乡镇企业混得不大得法的出差者。这种角色,在每趟列车上都可以不时见到,不足为奇。

化了装的乘警从宿营车厢出来后,就在12号车厢至16号车厢这5节硬卧车厢里开始转悠,一双眼睛看似漫不经心地在许多旅客脸上扫视,有时停下来或站或坐地听旅客闲聊几句,还见缝插针地聊上两句。

一小时后,乘警来到了13号车厢,在车厢中部走廊的一个翻板凳上坐了下来。那里的铺位上,坐着三个男子,正聊着什么。靠近车窗的小桌上,放着两盒包扎在一起的杭州特产小核桃。乘警刚坐下,其中一个男子就朝他点点头,自来熟似地搭话道:“去哪里?”

乘警回答:“綦江。”

“綦江?哪个省的?”

乘警笑笑:“四川的,小地方,没什么名头的。”



“你是四川人?”

“就是,在綦江一家小厂混口饭吃,这次是出来联系业务的。你老兄是上海的?”

对方显出一副上海人的优越感,头昂得高高的:“不错,你有点眼力!”

乘警指指头顶行李架上那几个印着“上海××厂制造”字样的纸板箱:“那不是吗?准是你们几位单位的商品啰!”

如此聊了几句,话题在不知不觉间又转到了那两盒小核桃上,乘警得知那是其中一位男子在杭州站上车时带上来的。乘警打量着对方,不胜惊奇地问:“你老兄不是上海人?……哦,看不出!看不出!,真的看不出,你那份气质,绝对是上海人啊!”

那主儿被说得似乎有点飘飘然,掏出一盒香烟,每人发了一支,乘警接过香烟看了看,闻了闻:“‘中华’,顶棒的烟啰!留着,晚上睡觉前抽。”说着,把烟搁在耳朵上。发烟的那位作了自我介绍:他是杭州商业局的,去南昌开会。

乘警又跟他们聊了一会,这才告辞而离。只一晃,就不见了影子。

一个半小时很快就过去了,列车广播里传出了播音员那甜美柔和的声音:“前方的停靠站是诸暨车站,请下车的旅客做好准备。列车将在诸暨车站停靠4分钟。”

片刻,194次列车就驶入了诸暨车站,在站台旁缓缓停下。诸暨站的上下旅客当然没有杭州站多,但因为车站小站台也小,还是显得有点挤。这样一个三级小站,竟



然也有扒手出没,而且一露面就是成双成对的,竟然还是一男一女,佯装夫妇,肩并肩地挤在旅客当中,不知情的人都把两人当作是来接送客人的。不曾料想到两人挤在人群中便伸贼手,一个掏兜,一个递接,身手不凡,眨眼间就作了三起案子。

流水作业进行得正得法时,一个身穿警察制服的人像是从地下钻出来似的出现在面前,冲两人不怀好意似地冷笑着。两人见势不妙,互相使个眼色,转身挤出人群便走。说时迟,那时快,两个扒手刚刚迈出数步,只见一道银光流星划破长空似地一闪,跟着就是“咔嚓”一下,那对男女扒手戛然驻步,面面相觑,做声不得——两人的手腕已经被一副晶光锃亮的手铐同时扣住了!

施出世界警界独一无二的“飞铐”手段拿下这两个扒手的,正是 194 次列车上的那个貌不惊人的乘警!这一家伙,镇住了扒手,同时也引起了众多旅客的一片惊叹之声。人们纷纷朝乘警投去敬佩的眼光,但这时乘警的目光已经转向另一个方向,脸上露出了一片灿烂的笑容。因为他碰到了一位熟人——一位先前在车上刚刚结识的递给他一支“中华烟”的熟人。但可能因为乘警已经穿上了警服的原因,对方似乎已经不认识他了。对方看见的是一个刚刚显示过一手不可思议的“飞铐”技艺的警察,他和众多目击者一样,对这位警察同志表示出相当的崇敬之意,见警察看着他,于是伸出手来,要跟警察握手,以表敬意。

乘警欣然跟对方握手,还亲热地摇晃了两下。对方微笑道:“警察同志,你真行!”



乘警说：“你也真行！”

话音未落，一副手铐已经扣在对方手腕上！

“哎！你……你干吗？！”

“你说干吗？”乘警反问道，脸上笑容竟然不褪，“你怀里藏什么了？”

这个先前在 13 号车厢慷慨地发“中华烟”的男子脸色倏变，用惊恐的眼神看着乘警：“你……警察，我服你了！”

194 次列车驶离诸暨站之后，乘警把从扒手身上搜出的那个象牙小盒送到了 11 号车厢，请奥托辨认是否是他所被窃的那个。奥托夫妇绝对没有想到这小盒子竟然会失而复归，双双站起来，激动得一时无话，只是一人紧握着乘警的一只手不住地摇晃着。稍停，奥托拨弄密码，打开了象牙盒子，里面果然是奥托夫人先前向乘警所陈述的那两件凭证。

奥托夫妇再次握住了乘警的手：“警察先生，您太了不起了！请问您叫什么名字？”

旁边的列车长微笑着介绍：“他叫李小咪！”

奥托用汉语一字一声地重复着：“李——小——咪！……哦，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名字！这是一个了不起的警察！”

李小咪确实是一个了不起的警察，也是一个绝对传奇的警察。关于他的许多传奇，在中国警界都是可以用“绝无仅有”四个字来表达的，如果说最早的“传奇”，那就要说到他 4 岁时当面向后来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的贺龙、刘伯承表达他长大后要当人民警察的雄心壮



志了——

这件事还要从李小咪的父亲李少言说起,李少言是中国著名版画家,延安时期解放区第一张邮票的设计者。李少言早在抗日战争初期还在北平读高中时就已经参加了中共地下党,1938年奔赴革命圣地延安后,又去晋察冀上由中共创办的华北大学,担任大学文工团的党支部书记。次年,贺龙率领八路军120师从冀中回到了晋察冀根据地,向华北大学校长成仿吾要知识分子。这样,李少言就被成仿吾点名派往120师。贺龙立刻接见李少言,交谈之下,非常欣赏其才干,当即决定担任他的秘书。建国后,李少言担任过四川美术家协会主席、中共四川省委部长、全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等职务,是一名高级干部。

李小咪1948年12月26日出生于山西临汾,按照当地的说法,“咪”是“乖”的意思,父母希望儿子做一个乖孩子,于是就起名为“小咪”。李小咪出生后不到一年,就随父亲来到了重庆。当时,贺龙担任西南军政委员会主任。李少言已经调离贺龙身边,但是,贺龙还是跟这个他所赏识的前秘书保持着密切联系。抗战时期,120师在一次战役中缴获了日军的一架高级照相机,送到师司令部,贺龙看了看,下令交给李少言使用。这样,这架照相机就一直伴随着李少言到了大西南。贺龙到重庆出任西南军政委员会主任后,星期日休息天没有意外工作任务时,经常和刘伯承等人聚会。每当这时,贺龙必定招呼李少言带着那架照相机前往摄影。

有一次,贺龙又和刘伯承聚会,照例又通知李少言带



了照相机前往。这次,李少言不但带了照相机,还带去了儿子李小咪。其时李小咪年仅4岁,还不清楚“贺龙”、“刘伯承”是何许人物,他天生不怕陌生,到得贺龙府邸毫不拘束,想说就说,想玩就玩。李小咪的天真活泼深获贺龙、刘伯承的喜爱,贺龙把他唤到面前,抱在怀里,和刘伯承两个你一言我一语地逗着询问了名字、年龄什么的,最后提了一个问题:

“孩子,你长大后想干什么?”

李小咪望着贺龙、刘伯承,不假思索地回答:“抓坏蛋!”

后来大人分析,李小咪如此回答的原因,可能是跟他在托儿所积极参加“抓坏蛋”的游戏有关。当时,贺龙、刘伯承听了李小咪的回答,开怀大笑。贺龙摸着李小咪的脑袋说:“抓坏蛋?那就是当警察啰?好,有志气,你长大后就去当人民警察吧,打击敌人,保护人民。”

但是,李小咪的理想并未顺利实现。当他长大成人时,正值“文化大革命”爆发,李少言被打倒,儿子就成了“狗崽子”,也跟着吃了许多苦头。后来老人家说“广阔天地,大有作为”,挥巨手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插队落户,李小咪响应号召,去万县农村当了一名公社社员。过了一年多,铁路部门在知识青年中招工,李小咪因为表现突出而被选上,分配到重庆铁路分局当乘务员。1971年8月,李小咪终于如愿以偿当上了一名警察。据说,李小咪在领到警察制服后,突然失踪了。人们找了好一阵,才在一偏僻之处找到了他。原来,李小咪自幼的心愿总算得以实现后,激动万分,难以自制,捧着警服找了这处



无人的偏僻之地，一个人大哭了一场！

这些情况，现在乘坐 194 次的奥托夫妇当然是不知道的。但是，这对异国夫妇凭着李小咪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就破获了这起扒窃案件这一点，就足以认定李小咪是一个好警察。接下来所发生的情形，就跟我们经常在报纸上所看到完全雷同了：无非是奥托夫妇感动之后，掏出钱包要酬谢李小咪，而李小咪则坚决不接受，双方好一阵推让，最后……请注意，到这里就摆脱雷同了。李小咪就是李小咪，他的思维方式与常人不同，他看看这样推让像是比抓一二个扒手还吃力，于是心生一计，提出了一个条件：他告诉奥托夫妇是如何抓获扒手的，让对方放过他。奥托夫妇到这当儿也知道李小咪是不可能接受酬谢的，而李小咪提出的条件内容也正是他们所想知晓的，于是点头。

向乘客或者失主甚至社会上包括亲属在内的人们讲述抓扒手的案例故事，那是李小咪的一项工作、生活内容，他觉得这是一种法制宣传、反扒防范，因此，平时他只要有空有机会会有听众，必定要讲上一番抓扒手的案例故事。李小咪的这一观点，后来得到了认同，他的这一行为也被列入了荣获“先进工作者”、“反扒标兵”等众多荣誉的功绩内容。

现在，李小咪向奥托夫妇介绍了他在短短一个半小时内侦破这一特殊扒窃案件的经过——

李小咪接到奥托夫妇的报案后，对这起案子作了分析：从奥托那个皮包划开的痕迹和作案时机看来，下手的是一个扒窃老手。这样，初步可以认定扒手是在奥托上